

退
庵
隨
筆

清 梁章鉅 著

第五冊

進步書
局校印

退庵隨筆卷十五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讀經二

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即鄭氏所注。賈公彥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

敖繼公儀禮集說序云。周公此書。乃為侯國作。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婚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

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諸侯與其大夫而言。闕百詩云。此書決為侯國之書。但恐其本數不止於此。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而婚禮喪禮無聞焉。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之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知此外之亡逸者多。而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文古義奧。傳習尤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鄭氏以前絕無注本。其後有王肅注。見於隋志。唐初已佚。為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亦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愬二家之疏。定為今本。朱子語錄謂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鄭賈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畧。近世永嘉張鴻忠甫校定印本。號為精密。較他本為勝。亦不能無舛謬云云。朱氏經義考以為已佚。今惟四庫館所輯永樂大典本三卷。僅存大旨。株守釋文。往往以俗字轉改六書正體。殆即朱子所譏舛謬者。然古經漢注之謬文。

脫句藉以考識舊槧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畧其有功於儀禮非淺小矣。

昔顧亭林以唐石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謬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冗蔓鬱輻不及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代注疏各為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以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為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則可而明人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矣今惟阮芸臺先生校勘本稍存唐宋舊觀也。

李如圭儀禮集解朱氏經義考亦以為未見今從永樂大典排纂成書者尚得其十之九宋自熙甯中廢罷儀禮學者鮮治是經如圭乃全錄鄭注而旁徵博引以為之釋多能發賈疏所未備又以讀儀禮者必先明古人宮室之制別為儀禮釋宮一卷條分臚序參考證明尤足為治儀禮者之圭臬惟朱子大全集中亦載其文大畧相同考宋中興藝文志文獻通考引稱朱子嘗與李如圭校定禮書疑朱子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誤取以入集禮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

儀禮不特經難讀。即注疏亦難讀。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疏繁臃。而傷於蕪蔓。端緒亦不易尋。朱子語錄。且苦其不甚分明。何況餘子。蓋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為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講學者避而不道。淺學者又欲言而不能。今欲爬梳剔抉。使條理秩然。不復以辭義輻輳為病。方於後學有功。則宋魏了翁之儀禮要義。元教繼公之儀禮集說。我朝張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之儀禮章句。皆可稱善本。

劉次白鴻翔曰。周官之為人口實者。論者謂新室之所增益也。若儀禮乃周公之遺。孔子所嘆為郁郁者。在聖人當時。未嘗不起以義。而在後世。亦未必盡順乎情。善哉。郝敬之言曰。儀禮有不宜於今日者。如士冠禮。不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士婚禮。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於宗室三月。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於大門外一拜。今可乎。臣侍食於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古人無紙筆。故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板。古人無棹椅。席地而坐。故食必用俎。用豆。用鼎。祭祀之孫為祖尸。父拜其子也。喪紀之父在母喪與妻同服也。庶子後父為其母總也。此皆禮之難用者也。夫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固非後世所及。然即聖人復

生古禮之宜於今者。聖人復之。其為眾之所不安者。聖人亦必不盡復也。今禮之為有道君子所病者。聖人去之。其乖於人情。而或大害於義者。聖人去之。其適於人情。而無大害於義者。聖人亦必不去也。

歷代喪服之書。大抵以儀禮為根柢。而以徐健菴尚書之讀禮通考為完備。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於歷代喪期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晰條分。至為詳備。蓋歷十餘年。三易稿而後成也。

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云。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如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其說。熙甯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又作謝監獄文集序云。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然則為儀禮者。在宋已成空谷之足音矣。

以上儀禮

禮記疏引鄭氏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

則此禮記是也。則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而隋書經籍志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此說不知所本。證以後漢書橋元傳所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則隋志所言誤也。

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澧集說。禮學遂荒。為之疏義者。唐初僅存皇侃熊安生二家。孔冲遠修正義。即以二家為本。其書務伸鄭注。亦未免有附會之處。然采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即衛湜之集說。自言日編月削。閱三十餘載。而後成書。尚不能窺其涯涘。陳澧之流。益自節無譏矣。

衛湜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採摭最為賅博。去取復能精審。自鄭注以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不在此數。今自鄭注孔疏外。原書無一存者。朱氏經義考。蒐輯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其後序自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可

想見其用心之概。近吾友林鈍村一桂手纂周禮長編百冊。陳恭甫以為衛書之比。恐未易言也。

陳澠之雲莊禮記集說。胡廣修五經大全。始專用之。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注疏奧博。不似澠注之淺明。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重。亦不似澠注之簡便。又澠之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幹。幹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其書得獨列學官。其實澠書在當時。即不為儒者所稱。朱竹垞至。以免園冊子譏之。李文貞亦以前忘後。後忘前。短之。特其疏解簡明。門徑顯淺。於初學不為無益。是以我朝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而欽定禮記義疏。乃退澠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承學之徒。亦可以知所取舍矣。

禮記一書。為大小戴所遞刪本。與易詩書春秋經。聖人手定者有異。故劉向別錄。有以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之說。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孫炎亦有改易。唐魏徵又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書皆不行。惟元吳澄禮記纂言。分為三十六篇。其次第亦以類相從。至今尚存。近又有任鈞臺啟運禮記章句十卷。定為四十二篇。則以大學中庸冠首。明倫敬身立政次之。五

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又有王心敬之禮記彙編八卷。分為三編。上編載孔子論禮之言。次以大學中庸及曾子諸子之遺言。中編括記中禮之大體。下編列記中瑣節末事。與吳澄之書又有不同。而其為移掇經文則一。數書中惟任氏章句鎔鑄剪裁。能一一薈其精要。足為後學之津梁。餘則粗知其大概可也。

大戴禮記。宋時列為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佔畢。然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故肄業之者鮮。其實二戴同源。皆先聖人微言舊制。不可不讀。如夏小正為夏時書。所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釐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為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可與論語相輔而行。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為詳。哀公問字句。亦較小戴為確。惟自漢至今。祇有北周盧僕射一注。未能精備。遂至章句混淆。文字多舛。今坊本實不便讀者。應以四庫所校為讀本。而以孔巽軒廣森所輯補注參互考訂之。禮記

李文貞嘗言。春秋最是難讀。全無一點文采。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用得的確。微而顯。顯而微。便使萬世之大經大法。粲然具備。而為人生不可須臾離之書。說春秋若但當就此意闡發。若必說到夫子竟操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是非褒貶。怎生峻厲。

則全是隔膜語。夫子不過就現成魯史為之筆削。該稱君。該稱臣。還他个本分。不肯一毫苟且假借。則魯論必也正名一言蔽之矣。

紀文達師云。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蹟。公穀日月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穀之法。夫刪除事蹟。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藏鈎射覆矣。聖人禁人為非。亦予人為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是春秋為吉網羅鉗矣。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歧派愈多。要之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即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徇其意見所偏。每多憑心而斷。然則徵實迹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矣。

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為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劉炫作規。遇以反。杜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二百四十年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

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傳與注疏均謂大有功於春秋可矣。

左氏身為國史。旁羅百二十國寶書。殫見洽聞。實同倚相之能。讀墳典。邱索故蔡墨說。乾始同人。子服惠伯說黃裳元吉。可以證易。史克言十六相四凶。魏絳言有窮后羿。伍員言少康。可以補尚書。楚莊言武有七德。成鱗言文有九德。可以說詩。北宮文子太叔之辨禮。季札之觀樂。可以考禮訂樂。則不但有功春秋。直謂之有功六經可矣。

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張文憲治作春秋集注。遂以春為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軀軀之陋。明初此書與胡傳並立學官。迨胡廣等剽襲汪克寬纂疏為大全。專主胡傳。而治書遂不行。其實不可廢也。昔朱子自謂此生不敢問春秋。開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明白。近李文貞亦言春秋明白得春王正月。便都明白了。梁曜北云。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有何不可。據朱竹垞詩。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邱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豈先儒皆未見及此耶。

杜元凱春秋釋例。本書久佚。今四庫館從永樂大典錄出。尚有十五卷。其大旨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皆史書之舊章。經孔子之筆削。遂成精義。杜氏因此事以求屬詞之旨。更以己意申之。與公穀之例迥異。其世族譜土地名長歷。尤為精核。論者謂春秋以左傳為根本。左傳以杜注為門徑。杜注又以是書為羽翼。信不虛也。

自唐陸淳述其師啖助其友趙匡之說。作春秋集傳纂例。及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辨疑。培擊三傳者。自此發源。然大旨陰主公穀。故稱左氏序事雖多。釋經殊寡。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為密。其論皆未免一偏。歐陽公及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惟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宋人舍傳求經之派。實唐三家導之矣。

公羊之學。據注疏引戴宏序。為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乃與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則今之公羊傳為壽所撰。舊本題為公羊高者。誤也。其初與經別行。故何氏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今本以傳附經。蓋徐彥作疏時所合。壽距子夏凡六傳。皆口相授受。經師附益。失聖人之意者有之。而大義相傳。終有所授。何氏遷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

晉王接以為乖破大體不為過矣

公羊自宋以後益少專門之學近孔異軒以為孔氏馳騁於文辨穀梁園囿於詞例於聖人制作之精意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惟公羊乎於是殫精研思作為公羊通義自序謂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牽增其隱漏皆非虛言誠千百年來之絕業也

穀梁傳為穀梁俶

亦一名所述

俶親受經於子夏據鄭氏起廢疾以穀梁為近孔子公

羊為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則穀梁實先於公羊惟據公羊疏則傳亦是傳其學者所作非出俶手且非僅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者謂即尸佼則時世在後何得預為徵引至其傳義之精公羊或弗能及范氏集解矜慎亦勝於何氏之解詁楊士勛疏與徐彥相埒雖不及孔穎達書之該洽然自唐以後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復鮮佐助之力詳畧殊觀固其宜矣

宋孫明復

復

春秋尊王發微其說亦陰主公穀而加以深刻上祖陸淳下開胡安國

有貶無褒之說

二百四十年中幾無一善類矣蓋以申韓之學說春秋者自是人始

同時劉原父

敬

所著春秋權衡多評論三傳之得失蓋原父深於禮學故進退諸說

往往依經立義。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較孫明復之意為斷制者。實遠勝之。
胡氏傳初出時。張南軒。枳已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張說為然。元
延祐中。復科舉法。始懸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草廬作俞臯春秋集傳序。
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
業以胡傳為宗。自難並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者歟。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紀文達師奏言。向來試春秋者。用胡安國傳。而胡傳中多有
經無傳。可以出題之處。不過數十節。如本年鄉試。竟有一題而五省同出者。且安國
作是書。以諷高宗。而斥秦檜。與孔子之意不相比附。恭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中。
駁胡傳者數百條。御製文亦屢闢其說。而科場所用。以重複相同之題。習偏謬失。
當之論。殊覺無謂。請嗣後春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為主。參用公羊穀梁之說。庶足以
勸經學而裨文風。得 旨允行。經學昌明之會。復得大儒如吾師者。主持其間。當為
春秋幸。並為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余曾問一塾師。塾中所授春秋為何本。應曰杜林。問以何為杜林。則曰殆謂杜注所
蒼萃耳。憶余曾聞一人自誇其幼學曰。我曾讀過左繡。杜林與左繡。正可為對。按朱

竹垞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天啟中杭州王道焜趙如源同編。即今村塾通行之本。惟又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凡例中竟題為林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可噴飯。杜注精密。林實非其匹。特因林之明顯。以求杜之深奧。於初學亦不為無裨。至近人所最稱者。為顧復初棟高之春秋大事表。條理詳明。考證典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尤足為科舉文字所取資。故其書盛行于世。惟事事立表。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亦乖著書之體。且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其體例往往與此書互相出入。復初亦未免為屋下之屋矣。

春秋繁露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崇文總目頗疑其僞。程大昌攻之尤力。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今多寡不同。今坊本尤訛脫不可枚舉。幸四庫以永樂大典所載詳為勘訂。凡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字。勒為十七卷。漸復舊觀。蓋雖

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

以上春秋三傳

孝經其來已古。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氏春秋審微篇引孝經諸侯章。

此所

引乃今文七國人所見如則其為三代之書無疑惟授受無緒故後儒多疑其偽自是何後來更有古文乎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古文今文門戶遂分唐開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固應從鄭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其實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間惟宋黃氏震曰鈔有云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人又分為一章章句之分合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其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其言至為明晰六百年來彼此相持要皆逐末遺本雖朱子亦不免賢者之過矣日本國有古文孝經孔氏傳山井鼎編入七經孟子攷文中知不足齋曾刻之其傳

文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所引亦頗相符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並不類唐宋以前人語彼國山井鼎已疑其偽今四庫錄冠孝經部之首不過以海外秘文人所樂觀使不實見其書轉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錄而存之使人知所謂古文孝經孔傳者不過如此而真偽自分矣

孝經以上

自明史藝文志始立四書一門前史無是例也論語孟子舊各為書大學中庸則禮記中之二篇其合編為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之功令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亦無是名也然論語孟子漢時皆立博士中庸說見漢書藝文志中庸傳中庸講疏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而書錄解題載司馬溫公有大學中庸廣義各一卷則表章之功不自洛閩諸儒始特論說之詳肇自二程四書之名著自朱子耳

朱子四書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為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之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此不必定復其舊者也大學古本為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注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